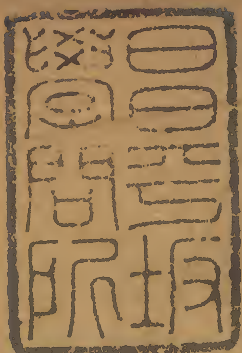


冊府元龜

二百十二之十四

六十四



漢書門類			
三〇	一〇	五三	五三
〇	一	四	四
〇	一	五	五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〇	一〇	五三	漢
〇	一	四	書
〇	一	五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45	
冊數	300(64)		
函號	365	6	



册府元龜

漢章文庫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三十一

招諫 納諫 聽諫 推誠

招諫

古之令王曷嘗不謀及黃髮詢于芻蕘晝日以詢問
命官而箴闕然後臻夫治也自大運中否羣雄擅命
瓜剖鼎峙分霸區城吳蜀而下逮乎朱梁或克已悔

過疇咨善訓或災謫著見樂聞過咎或遵述古道以
 廣言路或延訪幽遠以詢闕政莫不發明詔布德音
 勤勤懇懇而敷求讜議者已若乃納諫有如流之速
 從善有轉規之易斯固彌縫其闕馴致於道其如聞
 義不徙垂之空言者亦可惡歟

吳大帝權初信任較事呂壹壹後姦罪發露伏誅帝
 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因問時事
 所當損益禮還復有詔責數諸葛瑾步騭朱然呂岱
 等曰袁禮還云與子瑜諸葛瑾字子山步騭字義封朱然字定
 公呂岱字相見並已時事當有所先後各自以不掌民

事不肯便有所陳悉推之伯言孫遜字承明潘濬字伯言

承明見禮泣涕懇惻辭旨辛苦至乃懷執危怖有不
 自安之心聞此悵然深自刻惟何者夫惟聖人能無
 過行明者能自見耳人之舉措何能悉中獨當已有
 以傷拒衆意忽不自覺故諸君有嫌難耳不爾何緣
 乃至於此乎自孤興軍五十年所役賦凡百皆出於
 民天下未定藁類猶存士民勤苦誠所貫知然勞百
 姓事不得已與諸君從事自少至長髮有二色以謂
 表裏足以明露公私分計足用相保盡言直諫所望
 諸君拾遺補闕孤亦望之昔衛武公年過志壯勤求

輔弼每獨歎責且布衣韋帶相與交結分戍好合尚
污垢不異今日諸君與孤從事雖君臣義存猶謂骨
肉不復是過榮福喜戚相與共之忠不匿情智無遺
計事統是非諸君豈得從容而已哉同船濟水將誰
與易齊桓公諸侯之霸者耳有善管子未嘗不歎有
過未嘗不諫諫而不得終諫不止今孤自省無桓公
之德而諸君諫諍未出於口仍執嫌難以此言之孤
於齊桓良優未知諸君於管子何如耳久不相見因
事當笑共定大業整齊天下當復有誰凡百事要所
當損益樂聞異計救所不逮

赤烏十一年二月地仍震詔羣僚各厲精思朕過失
無有所諱

宋文帝元嘉五年詔曰朕承洪業臨饗四海風化未
弘治道多昧求之人事鑒寢惟憂加頃陰陽違序旱
疫成患仰惟災戒責深在子思所以側身克念讞獄
詳刑上答天譴下恤民瘼羣后百司其各讞讜言指
陳得失勿有所諱

孝武帝卽位詔曰世道未夷惟憂在國夫使羣善畢
舉固非一才所議况以寡德屬衰薄之期夙宵寅想
永懷待旦王公卿士凡有嘉謀善政可以移風訓俗

咸達乃誠無或依隱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夫秉機詢政立教之攸本舉賢聘逸弘化之所基故負鼎進策殷代以康釋鈞作輔周祚斯乂朕甫承大業訓道未敷雖側忠規竚夢巖築而良圖莫薦奇士弗聞永鑒通古無忘宵寢今藩隅克宴敷化維始屢懷存治寔望箴闕王公卿士羣僚庶官其有嘉謀直獻抹俗濟時咸以事陳奏無或依隱

南齊太祖建元三年詔曰王公卿士薦諫言

武帝永明元年詔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心規諫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百僚極諫得失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卿士內外羣僚各舉朕違肆

心極諫

東昏侯永元三年正月詔百官陳讜言

梁武帝天監元年卽位詔曰裔俗甫多遺風尚熾下不上達繇來遠矣外中馭索增其慄然可於公車府謗木肺石旁各置一函若肉食莫言山阿欲有橫議投謗木函若從我江漢功在可策犀兕徒弊龍蛇方懸其次身高才妙擯壓莫通懷傳呂之術袍屈賈之嘆理有皦然受困包匭夫大政侵小豪門陵賤四民

已窮九重莫達若欲自申並可投肺石函六年正月
詔曰徑寸之寶或隱沙泥以人廢言君子斯戒朕聽
朝宴罷思闡政術雖百辟卿士有懷必聞而蓄響幽
遐未臻魏闕或屈以貧陋或間以山川頓足延首無
因奏達豈所謂浮沉靡漏遠近兼得者乎四方士民
若有欲陳言刑政益國利民淪礙幽遠不能自通者
可各詮條以懷於刺史二千石有可申採大小以聞
十年七月詔曰昔公卿面陳載在前史令僕陞奏列
代明文所以釐彼庶績成茲羣務晉氏陵替虛誕爲
風自此相因其失彌遠遂使武帳空勞無汲公之奏

丹墀徒闕闕鄭生之履三槐八座殆有務之官宜有
所論可入陳啓庶藉周爰少裨寡薄

普通三年五月赦詔公卿百僚各上封事

大同二年三月詔曰政在養民德存被物上令如風
民應如草朕以寡德運屬時來撥亂反正條焉三紀
不能使重門不閉守在海外疆場多阻車書未一民
疲轉輸士勞邊防撤田爲糧未得頓止治道不明政
用多僻百辟無沃心之言四聰闕飛耳之聽州輟刺
舉郡忘共治致使失理負謗無由聞達侮文弄法因
事生紆肺石空陳懸鍾徒設書不云乎股肱惟人良

臣惟聖寔賴賢佐救其不及凡厥在朝各獻謹言政
治不便於民者可悉陳之若在四遠刺史二千石長
史並以奏聞細民有言事者咸爲申達朕將親鑒以
舒其過文武在位舉爾所知公侯將相隨才擢用拾
遺補闕勿有所隱

陳後主太建十四年二月詔曰昔睿后宰民哲王御
寓雖德稱汪濊明能普燭猶復虛已乞言降情該通
高咨嶽牧下聽輿臺故能政若神明事無晦吝朕纂
承丕緒思隆大業嘗懼九重已邃四聰未廣欲聽昌
言不疲痺足若逢廷折無憚批鱗而口柔之辭儻聞

於在位腹誹之意或隱於具僚非所以弘理至公緝
熙帝載者也內外卿士文武衆司若智周政術心練
治體救民俗之疾苦辨禁網之疎密者各進忠讜無
所隱諱朕將虛已聽受擇言而行庶深鑒物情貞我
王度

至德四年正月詔曰堯施諫鼓禹拜昌言求之異等
久著前冊舉以淹滯復聞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規帝
王之切務朕以寡昧丕承鴻緒未明虛已日旰興懷
萬機多紊四聰弗達思聞謇諤採其默語王公以下
各薦所知傍詢管庫爰及輿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

朕親加聽覽俾茲啓沃

北齊文宣帝卽位詔曰有能直言正諫不避罪辜
審若朱雲諤諤若周舍開朕意沃朕心弼予一人利
兼百姓者必當寵以榮祿待以不次

孝昭帝卽位詔審正之士並聽進見陳事

梁太祖乾化元年正月朔日有食之庚寅制曰兩漢
已來日蝕地震百官各上封事指陳得失蓋欲周知
時病盡達物情用緝國章以奉天誠朕每思逆耳聞
忌觸鱗將洽政經庶開言路况茲謫見當有咎徵其
在列辟群臣危言正諫極萬邦之利害致六合之殷

昌毗予一人永建皇極

二年詔曰謗木求規集囊貢事將禪理道豈限側言
應内外文武百官及草澤並許上封事極言得失

納諫

書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則知君以虛受爲
德臣以盡節爲忠有國之謀猷立身之模範何莫繇
斯者也觀夫閏位之君容納直言信用正諫或有寵
而必棄或臨事而不行或營構而休工或畋遊而罷
意得順流轉規之旨獲享國永年之運垂於世也不
亦美乎

秦始皇為秦王九年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心恐諸侯聞之繇此皆秦也秦王乃迎太后於雍而入咸陽

說苑曰秦始皇立茅焦為

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元直使賂復咸安秦社稷使妾母子相見者茅焦之力也

後居

甘泉宮

咸陽宮西宮也

吳大帝以建安二十年征合肥率輕騎將吐突敵長史張紘諫曰此乃偏將之任願抑責育之勇懷霸王之計帝納紘言而止明年將復出軍紘又諫於是遂止不行

薛綜為尚書僕射嘉禾中公孫淵降吳而復叛帝盛

怒欲自親征綜上疏諫時羣臣多諫帝遂不行

又選曹尚

書陸瑁上疏諫帝覽瑁書嘉其詞理端切遂不行

又大將軍陸遜上疏諫帝

納用焉

張休為右弼都尉帝常遊獵迨暮乃歸休上疏諫戒帝大善之潘濬為少府帝數射雉濬諫帝曰相與別後時時暫出耳不復如往日之時也濬曰天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乞特為臣故惜置之濬出見雉翳故在乃手自撤壞之帝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劉基為大農帝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陽醉

帝去翻起坐帝於是大怒手劍欲擊之時坐者莫不
遑遽唯基起抱帝諫曰大王以三爵後殺善士雖翻
有罪天下孰知之帝曰曹孟德尚殺孔文舉孤於虞
翻何有哉基曰孟德輕害士人天下非之今太王躬
行德義欲與堯舜比隆何自喻於彼乎翻由是得免
帝因勅左右自今酒後言殺者皆不得殺

宋高祖初平關中得姚興從女有盛寵以之廢事謝
誨諫卽時遣出

文帝時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下廷尉將致大辟左
衛將軍謝述上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帝手詔

酬納焉述語子綜曰主矜邵夙誠特加曲恕吾所謬
會故特見酬納耳若此迹宣布則爲侵奪主恩不可
之大者也使綜對前焚之太祖後謂邵曰卿之獲免
謝述有力焉

何尚之爲尚書右僕射時文帝行幸還多侵夕尚之
表諫優詔納之

南齊太祖建元初王僧虔爲丹陽尹郡縣獄相承有
上湯去聲殺囚僧虔上疏言之帝納其言

武帝幸方山曰朕經始北山之南復爲離宮之所故
應有邁靈丘山湖新林苑也太子詹事徐孝嗣答曰

繞黃山歎牛首乃盛漢之事今江南土曠民亦勞止願陛下少更留神帝竟無所修立竟陵王子良永明末武帝將射雉子良上書諫雖不盡納而深見寵愛梁高祖初爲梁公納齊東昏侯余妃頗妨政事侍中范雲嘗以爲言未之納也後與范雲同入卧内雲又諫曰昔漢高祖居山東貪財好色及入關定秦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范增以爲其志大故也今明公始定天下海内想望風聲柰何襲昏亂之蹤以女德爲累王茂因起拜曰范雲言是公必以天下爲念無宜留情高祖默然雲便疏令以余氏賚茂高祖賢其

意而許之明日賜雲茂錢各百萬及在位敦睦九族優借朝士有犯罪者皆諷群下屈法申之百姓有罪皆案之以法緣坐則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則舉家質作人旣窮急姦冗益深後帝親祠南郊秣陵老人遮帝曰陛下爲法急於黎庶緩於權貴非長久之術誠能反是天下幸甚於是思有以寬之

江子四爲尚書右丞大同二年上封事極言治政得失高祖詔曰古人有言屋漏在上知之在下朕所種過不能自覺江子四等封事如尚書可時加簡較於有露患者便卽勒停宜速詳啓勿致淹緩

北齊孝昭帝每訪問左右冀獲直言曾問舍人裴澤在外議論得失澤率爾對曰陛下聰明至公自可遠侔古昔而有識之士咸言傷細帝王之度頗爲未弘帝笑曰如卿所言朕初慮萬不周悉故致爾耳此事度可久行恐後又疎漏澤因被寵遇其樂聞過如此趙郡王濬小名湏拔與庫狄顯安侍坐於孝昭帝帝曰湏拔我同堂弟顯安我親姑子今序家人禮除君臣之敬可言我之不逮顯安曰陛下多妄言曰若何對曰陛下昔見文宣以馬鞭撻人嘗以爲非而今行之非妄言邪帝渥其手謝之又使直言對曰陛下太

細天子更似吏帝曰朕其知之然無法來久將整之以至無爲耳又問王晞晞答如顯安皆從容受納王晞爲太子太傅孝昭帝斬人於前問晞曰此人合死不晞曰罪實合死但恨其不得死地臣聞刑人於市與衆棄之殿廷非殺戮之所帝改容曰自今當爲王公改之武成帝先患氣因飲輒大發動右僕射和士開每諫不從屬帝氣疾發又欲飲士開淚下歔歔不能言帝曰卿此是不言之諫因不復飲

聽納

傳曰從善如登書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斯亦君人者聽納之難也自咸秦以迄江表逮於北齊莫不據萬乘之勢居兆民之上兵力雄盛威權獨運亦能垂采嘉話延納讜議講求策略優容亮直已然之失改而不吝惟機之務謀無過舉用能克濟於勲業惟和於政典通下情而無壅熙百志而咸乂雖芻蕘之微咸獻其說在牧圉之賤並竭其誠而况於在廷師師之臣在位濟濟之士孰不盡忠而効智哉秦李斯初入秦拜爲客卿會韓人鄭國來聞秦以作涇漑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

事秦者大抵爲其主游說間於秦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乃上書秦王乃除逐客之令

吳大帝初爲吳侯建安五年立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荊州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帝延見羣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荊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鬪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齊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

謂大計不如迎之周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况操自送死而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上已安操無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交勝負於船楫可乎今北土旣未平安加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橐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

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保爲將軍破之帝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受孤也帝拔刀砍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有言當迎操者與此案同及會罷之夜瑜請見曰諸人徒見操書言水步八十萬而各恐懼不復料其虛實便聞此議甚無謂也今以實較之彼所將中國人不過十五六萬且軍已久疲所得表衆亦極七八萬耳尚懷狐疑夫以疲病之卒御狐疑之衆數雖甚多未足畏得精兵五萬自足制之願將

軍勿慮帝撫背曰公瑾卿言至此甚合孤心子布元表諸人各顧妻子挾持私慮深失所望獨卿與子敬程公便在前發孤當續發人衆多載資糧爲卿後援卿能辯之者誠決邂逅不如意便還就孤孤當與孟德決之後遂破曹公於赤壁

陸遜爲將時荊州士人新還仕進或未得所遜上疏曰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來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懷懷乞普加覆載袖掖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帝敬納其言

甘寧爲周瑜呂蒙所薦達於帝帝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曰今漢祚日微曹操彌憍終爲篡盜南荆之地山陵形便江川流通誠是國之西勢也寧已觀劉表慮既不遠兒子又劣非能承業傳基者也至尊當早規之不可後操圖之圖之之計宜先取黃祖祖今年老昏耄已甚財穀並乏左右欺弄務於貨利侵求吏士吏士心怨舟船戰具頓廢不修怠於耕戍軍無法伍至尊今往其破可必一破祖軍鼓行而西西據楚關大勢彌廣即可漸規巴蜀帝深納之

呂蒙拜右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

馬萬餘盡以屬蒙與關羽分上接境知羽驍雄有并兼心且居國上疏其勢難久初魯肅等以爲曹公尚存禍難始構宜相輔協與之同仇不可失也蒙乃密陳計策曰今征虜守南郡潘璋住白帝蔣欽將游兵萬人循江上下應敵所在蒙爲國家前據襄陽如此何憂於操何賴於羽且羽君臣矜其詐力所在反覆不可以腹心待也今羽所以未便東向者以至尊聖明蒙等尚存也今不於疆壯時圖之一旦僵仆欲復陳力其可得邪帝深納其策又聊復與論取徐州意蒙對曰今操遠在河北新破諸袁撫集幽冀未暇東

顧徐土守兵聞不足言往自可克然地勢陸通驍騎所騁至尊今日得徐州操後旬必來爭雖以七八萬人守之猶當懷憂不如取羽全據長江形勢益張帝尤以此言爲當蒙竟襲破羽

張梁爲楊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孫奭禪將帝在武昌欲還都建業而慮水道沂流二千里一旦有警不相赴及以此懷疑及至夏口於塢中大會百官議之詔曰諸將吏勿拘位任其有計者爲國言之諸將或陳宜立柵夏口或言宜重設鐵鎖者帝皆以爲非計時梁爲小將未有知名乃越席而進曰臣聞香餌引

泉魚重幣購勇士今宜明樹賞罰之信遣將入沔與敵爭利形勢旣成彼不敢干也使武昌有精兵萬人付智畧者任將較使嚴整一旦有警應聲相赴作其水城輕艦數十諸所宜用皆使備具如此開門延敵敵自不來矣帝以梁計爲最得卽超增梁位後稍以功進至沔中督

宋武帝聞咸陽淪沒欲復北伐從事中郎謝晦諫以士馬疲怠乃止

南齊太祖初徵顧歡爲揚州主簿歡至彌山谷臣上表曰臣聞舉綱提綱振裘持領綱領旣理毛目自張

然則道德綱也物勢目也上理其綱則萬機時序下張其目則庶官不曠是以湯武得勢師道則祚延秦項忽道任勢則身戮夫天門開闔自古有之四氣相新絺裘代進今火澤易位三靈改憲天樹明德對時育物搜揚仄陋野無伏言是以窮谷愚夫敢露偏管謹刪撰老氏獻治綱一卷伏願稽古百王不以蒞莠棄言不以人微廢道率土之賜也微臣之幸也幸賜一覽則上下交泰雖不求民而民悅不祈天而天應應天悅民則皇基固矣臣志盡幽深無定榮勢自足雲霞不須祿養陛下旣遠見尋求敢不盡言言旣盡

矣請從此退時員外郎散騎劉思效又表陳讜言曰
宋自大明已來漸見彫弊徵賦有增於往天府尤貧
於昔兼軍警屢興傷夷不復戍役殘丁儲無半菽小
民嗷嗷無樂生之色貴勢之流貨室之族陳服伎樂
爭相奢麗亭池第宅競趣高華至於山澤之人不敢
採飲其水草貧富相輝損源尚未陛下宜發明詔吐
德音布惠澤禁邪偽薄賦歛省徭役絕奇麗之賂塞
鄭衛之倡變歷運之化應質文之用不亦大哉又彭
汜有鷓臬之巢青丘爲狐兎之窟害虐踰絕殘暴日
滋鬼泣舊泉人悲故壤童孺視編髮而慚生耆老看

左衽而耻沒陛下宜仰答天人引領之望下弔沉黎
傾首之勤授鉞衛霍之將遺策蕭張之師萬道俱前
窮山蕩谷此卽嘗山不足指而傾渤海不足飲而竭
豈徒殘寇塵滅而已哉帝詔曰朕夙旦惟寅思弘治
道紆夢巖濱垂精管庫旰食在懷其勤至矣吳郡顧
歡散騎郎劉思效或至自丘園或越在冗位並能獻
書金門薦辭鳳闕辨彰治體有協朕心今出鎮外可
詳擇所宜以時敷奏歡近已加族責思效可付選銓
序以顯讜言

劉繪爲南康相郡事之暇專意講說太祖左右陳洪

請假南還問繪在郡何以旣而聞之曰南康是三州
喉舌應湏治幹豈可以年少講學處之邪徵還爲安
陸王護軍司馬

劉善明太祖初爲淮南宣城二郡太守陳事十一條
又陳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較制齋祀
廣開賓館以接荒民帝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
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
興齊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勅公卿宣陽門今勅
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明帝卽位諮議參軍張忻泰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

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

梁高祖時朱异詣都上書言建康宜置獄司比廷尉
勅付上書詳議從之舊制年二十五方得釋褐時异
適二十一特勅擢爲揚州議曹從事史

鍾鏐南齊永元末除司徒行參軍天監初制度雖革
而日不暇給鏐乃言曰永元肇亂坐筭天爵勲非卽
戎官以賄就揮一金而取九列寄片札以招六較騎
都塞市郎將填街服旣纓組尚爲臧獲之事職惟黃
散躬履茸徒之役名實淆紊茲焉莫甚臣愚謂永元
諸軍官是素族士人自有清貫而因斯受爵一宜削

除以懲僥倖若吏姓寒人聽其門品不當因軍遂濫清級若僞雜僨楚應在綏撫正宜嚴斷祿力絕其訪正直乞虛號而已謹竭愚忠不恤衆口勅付尚書行之

北齊神武時高仲密之叛神武知其繇崔暹將殺之文襄匿暹爲之請神武曰我爲爾不殺然須與苦手文襄出暹而謂陳元康曰暹若得杖不須見我及暹見神武將解衣受罰元康趣入止之因歷階升曰王方以天下付世子有一崔暹不能免其杖父子尚爾况世間人邪神武意解曰不繇元康崔暹得一百乃

捨之

陽休之爲度支尚書孝昭帝留心政道每訪休之治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滯侈恤民患爲致治之先帝深納之

推誠

夫知人則哲蓋王者之攸難任賢勿貳乃臨下之懿範所以當開創之期濟經綸之業自非開寬明之懷納義烈之士察其心腑鑒彼邪正則何以聞讒間之辭不以介意解就擒之虜咨以良策得訛言而撫慰用逆黨之才能蓋上能以誠信而自持下則感待遇

之過望爲之禦侮罔避艱難雖不能混一區宇大庇蒼黔而君臣之際亦可詠矣

蜀先主初見諸葛亮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關羽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難

吳孫策與太史慈於神亭戰慈敗爲策所執策素嬰

其名卽解縛請見咨問進取之術慈答曰破軍之將不足與論事策曰昔韓信定計於廣武今策決疑於仁者君何辭焉慈曰州軍新破士卒離心若儻分散難復合聚欲出宣恩安集恐不合尊意策長跪答曰誠本心所望也策又謂慈曰聞卿昔爲太守劫州章赴文舉詣玄德皆有烈義天下智士也但所託未得其人耳射鈎斬祛古人不嫌孤是卿知己勿憂不如意也出教曰龍欲騰翥光階尺水者也策又曰劉牧徃責吾爲袁氏攻盧江其意頗猥理怨不足何者先君手下兵數千餘人盡在公路許孤忠在立事不得

不留意於公路求索故兵再往纔得千余人耳仍令
 孤攻廬江爾時事勢不得不為行但其後不遵臣節
 自棄作邪僭事諫之不從大夫義交苟有大故不得
 不離孤交求公路及絕之本末如此今劉繇喪亡恨
 不及其生時與相論辨今兒子豫章不知華子魚待
 遇何如其故部曲復依隨之否卿則州昔又從事寧
 能往視其兒子並宣孤意於其部曲部曲樂來便與
 俱來不樂來者且安慰之並觀察子魚所以牧禦方
 規似廬陵鄱陽人民親附之否卿手下兵宜將多少
 自繇意慈曰慈有不赦之罪將軍量同桓文待遇過

望古人報生以死期於盡節沒而後已今並息兵兵
 不宜多將數十人自足以往還也策曰明日中望君
 來還諸將皆疑策曰太史子義子義慈字青名士以信義
 為先終不欺策明日大請諸將預設酒食立竿視影
 日中而慈至

張昭為孫策長史撫軍中郎將昭每得北齊士大夫
 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
 恐非宜進退不安策聞之嘆笑曰昔管子相齊一則
 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為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
 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大帝以張紘爲會稽東部都尉遣之部或以紘本受北任嫌其志趣不止於此帝不以介意

宋高祖以太子詹事中書令傅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且車嘗數百輛

劉粹毅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並疑粹在夏口高祖屢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灑縣男食邑五百戶

孝武帝時王玄謨嘗討南郡王義宣人言玄謨在梁山與義宣通謀帝不能明後爲雍州刺史聞訛言玄謨欲反帝知其虛馳使撫慰之又曰梁山風塵初不

介意君臣之際過足相保聊復爲笑伸卿眉頭玄謨性嚴未嘗妄笑人言玄謨眉頭未曾伸故帝以此戲之

南齊太祖初鎮淮陰爲宋帝所疑遣書結青州刺史王玄邈玄邈不相答和及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旣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太祖不恨也昇明中太祖引爲驃騎司馬冠軍將軍太山太守玄邈甚懼而太祖待之如初陳顯達爲護軍將軍太祖卽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烝一盤帝卽以充飯

梁高祖初舉義師時馬仙琕爲齊寧朔將軍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高祖勞之曰射鉤斬祛昔人弗忘卿勿以戮使斷運苟自嫌絕也仙琕謝曰小人如矢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高祖笑而美之

陳高祖初爲廣州中直兵參軍監江西督護梁大同中盧安興爲廣州南江督護杜僧明與兄天合俱行安興死僧明復副其丁子雄子雄討交州土豪李賁不免賜死子雄弟子略子烈與僧明天合周文育同

謀攻廣州高祖時在高要率衆來討大破之殺天合生禽僧明及文育等高祖並釋之引爲主帥高祖征交趾討元景仲僧明文育並有功

韋載爲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辨遣周文育襲載載嬰城自守相持數旬高祖聞文育軍不利乃自將征之克水柵仍遣載族弟翽齋書喻載以誅王僧辨意并奉梁敬帝勅載得書乃以其衆降于高祖高祖厚加撫慰卽以翽監義興郡所部將帥並隨才任使引載嘗置左右與之謀議

文帝初爲臨川王拒王琳於南峴時荀卽從帝會高

祖宴駕宣太后與舍人蔡景歷秘不發喪郎弟曉在
都知之乃謀率其家兵襲臺事覺景歷殺曉仍擊其
兄弟帝卽位並釋之因厚撫慰郎令與侯安都共拒
王琳琳平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嘗侍都督霍晉
合三州諸軍事三州刺史

陸子隆少慷慨有志功名起家東宮直後侯景之亂
於鄉里聚徒是時張彪爲吳郡太守引爲將帥彪徒
鎮會稽子隆隨之及文帝討彪彪將沈秦吳寶直甲
縉等皆降而子隆力戰敗績文帝義之復使領其部
曲拔爲中兵參軍

後主末魯廣達爲中領軍隋將韓擒虎之過江也達
長子世真在新蔡乃與其弟世雄及所部奔擒虎遣
使致書以招廣達廣達時屯兵京師乃自劾廷尉請
罪後主謂之曰世真雖異路中大夫公國之重臣吾
所恃賴豈得自同嫌疑之間手賜黃金卽日還營
北齊神武爲東魏丞相孝靜帝興和中高李式鎮永
安戍高慎以武牢叛遣信報李式李式得書驚懼卽
狼狽奔告神武神武昭其至誠待之如舊

文襄帝輔政時清河王岳初與神武經綸天下家有
私兵并蓄戎器儲甲千餘領至是岳以四海無事表

納之帝敦至親之重推心相任云叔屬居肺腑職在維城所有之甲本資國用叔何疑而納之文宣之世亦頓請納又固不許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參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閩位部

三十二

求賢

命使

求賢

古之為邦令聞長世者曷嘗不諮訪幽仄詳求髦彥以熙工濟俗者哉自南紀建國迄于高齊朱梁莫不延采逋逸網羅俊乂俾有位以論薦命輪軒而詢察

勤勤懇懇形於詔令皆所以踐聖哲之風軌隆政教之元本收一代之材濟當世之務者也

宋文帝元嘉十二年詔曰周宗以寧實絲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寢寤樂賢爲日已久而則哲難備明揚莫効用今遺才在野管庫虛朝永懷前載慙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彛誦貢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勅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孝武帝大明六年詔下四方旌賞茂異其有懷真抱素志行清白恬退自守不交當世或識通古今才經軍國奉公廉直高譽在民者具以名奏

前廢帝景和元年八月旣誅太宰江夏王義恭等詔曰昔疑神佇逸磻溪讚道湛慮思才傳巖岷化朕位御三極風澄萬寓資缺電斷正郊斯戮思所以仰宣遺烈俯弘景祚每結夢庖昇瞻言板築有劬日昃無忘昧旦可甄訪郡國揖聘閭部其有孝性忠節幽居遐棲信義行廉正表俗文敏博識幹事治民務加旌舉隨才引擢庶官方克順彝倫咸敘主者精加詳括稱朕意焉

明帝泰始二年詔曰林澤貞栖丘園耿潔博洽古今敦崇孝讓四方在任可明盡搜揚具卽以聞隨就褒

立

五年九月己未詔曰夫箕頴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晦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梁蕩靄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竚歎其有貞栖隱約息事衡樊鑿坯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特以名聞將貢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後廢帝卽位初詔曰夫寢夢期賢往誥垂美物色求良前書稱盛朕以冲昧嗣膺寶業思欲邵述聖猷勉弘政道興言多士當想得人可普下牧守廣加搜採其有孝友門族義讓光閭或匿名屠釣隱采耕收足以整厲澆風扶益淳化者凡厥一善咸無遺逸虛輪佇帛俟聞嘉薦

順帝昇明元年詔曰昔聖王旣沒淳風已衰龜書永湮龍圖長秘故三代之末德刑相擾世淪物競道詖人諛然猶正士比轂奇才接軫朕襲運金樞纂靈瑤極負宸廵政日晏忘疲永言興替望古盈慮姬夏前載猶傳訓謨漢魏餘文布在方冊故元封興茂才之制地節創獨行之品振維務本存乎得人今可宣下

州郡搜揚幽仄標採鄉邑隨名薦上朕將親覽甄其
茂異庶野無遺彥永激遐芬

南齊武帝永明元年詔王公卿士各舉所知隨方登
敘

八年詔公卿以下各舉所知隨才授職進得其人受
登賢之賞薦非其才獲濫舉之罰

鬱林王隆昌元年正月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明帝建武二年詔王公以下各舉所知

梁高祖天監元年四月詔遣內侍周省四方訪賢舉
滯若懷寶迷邦蘊竒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依

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輶軒所屆如朕親覽

五年正月丁卯朔詔曰在昔周漢取士方國頃代彫
訛幽仄罕被人孤地絕用隔聽覽士操淪胥因茲靡
勸豈其岳瀆縱靈偏有厚薄寔由知與不知用與不
用耳朕以菲德君此兆民而薰明廣炤屈於堂戶飛
耳長目不及四方永言愧懷無忘旦夕凡諸郡國舊
邦族內無在朝位者選官搜括使郡有一人

十四年正月南郊詔曰朕躬祗明祀昭事上靈臨行
宮而登泰壇服袞冕而奉蒼璧紫瑩既弁誠敬克展
思所以對越乾元弘宣德教而缺于治道政法多昧

實佇羣才用康庶績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畏若有確然鄉黨獨行州閭肥遯丘園不求聞達藏器待時未加收採或賢才方正孝悌力田並卽騰奏具以名上當擢彼周行試以邦邑庶百司咸事兆民無隱

普通三年五月詔連帥郡國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七年四月詔在位羣臣各舉所知凡是清吏咸使薦聞州年舉二人大郡一人

太清元年正月詔可班下遠近博採英畏或德茂州閭道行鄉邑或獨行丘壑聞達不求咸使上言以時招聘

二年正月詔在位各舉所知

四年詔在朝及州郡各舉清人任治民者皆以禮送京師

五月詔曰爲國在於多士寧下寄於得人朕暗於行專尤闕治道孤立在上如臨深谷凡爾在朝咸思規救獻可替否用相啓沃班下方岳旁求俊乂窮其屠釣盡其巖穴以時奏聞

敬帝太平元年九月詔殊才異行所在奏聞

陳文帝天嘉元年詔曰朕以渺身屬當大寶負荷至重憂責實深而庶績未康胥怨猶結延佇賢良發於

夢想每有一言入聽片言可求何嘗不褒獎抽揚緘
書紳帶而傳巖虛徃空谷尚淹蒲幣空陳旌弓不至
豈當有乖則哲使華澤遺才將時運澆流今不逮古
側食嘗懷寢興增歎新安太守陸山才有啓薦梁前
征西從事中郎蕭策梁前尚書中兵部王暹並世胄
清華羽儀著族或文史足用或孝德可稱並宜登之
朝序擢以不次王公已下其各進舉賢良申薦淪屈
庶衆才必舉大厦可成使棫樸載歌由庚在詠

宣帝大建四年秋九月辛亥大赦天下詔曰與善從
諫在上之明規進賢謁言爲臣之令範朕以寡德嗣
守寶位雖世襲隆平治非寧一辨方分職盱食早衣
旁闕爭臣下無貢士何其闕爾鮮能抗直豈余獨遷
匪薦讜言置鼓公車罕論得失施石象魏莫陳可否
朱雲摧檻良所不逢禽息觸楹又爲難值至如衣褐
以見擔簦以遊或者艾絕倫或妙年異等于時而不
偶左右莫之譽黑貂故傲黃金且殫終其滯淹可爲
太息又貴爲百辟賤有十品三拙並驚勤沮莫分衢
謠徒擁廷議斯闕寔朕之弗明而時無獻替永言至
治何迺爽與外可通示文武凡厥在位風化乘舛朝
廷紕蠹正色直辭有犯無隱兼各舉所知隨才明試

其莅政廉穢在職能否分別矢言俟茲黜陟

後主卽位初詔曰夫體國經野長世子民雖因革儻殊弛張或異至於旁求俊乂爰逮側微用適和羹是隆大厦上智中主咸繇此術朕以寡薄嗣膺景祚雖哀疚在躬情慮昏舛而宗社任重黎庶務殷無繇暫安拱默敢忘康濟思所以登顯髦彥式備周行但勞宵夢屬勤史卜五就莫來五能不至是用申旦凝慮景夜捐懷豈以食王炊桂無因自達將懷寶迷邦咸思獨善應內外衆官九品以上可各薦一人以會彙征之旨且取備實難舉長或易小大之用明言所施

勿使南箕北斗名而非實其有負能杖氣擯壓當時著賓戲以自憐草客嘲以慰志人生一世逢遇誠難亦宜去此幽谷翔茲天路趨銅駝以觀國望金馬而來廷便當隨彼方員訪之矩矱

北齊孝昭皇帝皇建二年詔內外執事之官從五品已上及三府主簿錄事參軍諸王文學侍御史廷尉三官尚書舍人每二年之內各舉一人

後主天統三年太上皇帝詔京師執事散官三品已上舉三人五品已上各舉二人稱事七品已上及殿中侍御史尚書都簡較御史主書及門下錄事各舉

一人

武平三年詔文武官五品以上各舉一人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求理尤切委宰臣搜訪賢良或有在下位抱負器業久不得伸者特加擢用有明政理得失之道規救時病者可陳章疏當親鑒擇利害施行然後賞以爵秩有晦跡丘園不求聞達者令彼長吏備禮邀致冀無遺逸之恨

二年七月癸巳以禪代已來思求賢哲乃下令搜訪牢籠之期以好爵待以優榮各隨其材咸使登用宜令所在長吏切加搜訪每得其人則疏姓名以聞如

在下位不能自振者有司薦導之如任使後顯立功勞別如遷陟

三年制自開創已來凡有赦書德音節文內皆委諸道搜訪賢良尚慮所在長吏未切薦揚其有卓犖不羈沉潛用晦負王霸之業蘊經濟之謀究古今刑政之源達禮樂質文之奧機籌可以制變經術可以辨疑一事軼羣一才拔俗並令招聘旋具奏聞然後試其所長待其不次所貴牢籠俊傑採撫英翹

四年九月下詔曰朕聞歷代帝王首推堯舜爲人父母孰比禹湯睿謀高出於古先聖德普聞於天下尚

或卑躬待士屈已求賢俯仰星雲慮一民之遺逸網羅巖穴恐片善之韜藏延爵祿以徵求設丹青而訪召使其爲政樂在進賢蓋繇國有萬機朝稱百揆非才不治得士則昌自朕光宅中區迄今三載霄分輟寐日旰忘食思共力於廟謀庶永清於王道而乃朝廷之內或未盡於昌言軍旅之間亦罕聞於奇策眷言方岳下及山林豈無英奇副我延佇諸道都督觀察防禦使等或勲高翊世或才號知人必於塗巷之賢備察芻蕘之士詔到可精搜郡邑博訪賢良喻之以千載一時約之以高官美秩諒無求備唯在得人

如有卓犖不羈沉潛自負通霸王之上畧達文武之大綱究古今刑政之源識禮樂質文之變朕則待之不次委以非嘗用佐經綸豈勞階級如或一言拔俗一事出羣亦當捨短從長隨才授任大小方圓之器寧限九流溫良恭儉之人難誣十室勉思薦舉勿至因循俟爾發揚慰予翹渴仍從別勅處分

命使

周官有瑞節之制小雅著皇華之詠至於四方安車之適八月輪軒之舉皆命使之謂也自建康數代以迄于魏齊朱梁曷嘗不順考古道疇咨今典濬發明

詔臨遣使臣宣布德澤班示政令糾吏治之得失訪民氓之疾苦賑災荒以施惠索亡叛以詰姦觀省風俗搜揚逋遯察獄犴以盡欽恤之旨勞屯戍以申賜賚之命是皆古先令王明達其視聽兢業於機微之意也斯爲邦之要道昭德之不訓者歟

吳景帝永安四年八月遣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爲黜陟之詔

後主鳳皇三年七月遣使者二十五人分至州郡科出亡叛

宋高祖永初元年六月丁卯卽位丁丑詔曰古之王

者巡狩省方躬覽民物搜揚幽隱拯災卹患用能風澤遐被遠至邇安朕以寡闇道謝前哲因受終之期託兆庶之上鑒寐屬慮思求民瘼才弱事艱苦無津濟夕惕永念心馳遐域可遣大使分行四方旌賢舉善問所疾苦其有獄訟虧濫政刑乖愆傷化擾治未允民聽者皆當具以事聞方事之宜無失厥中暢朝廷乃眷之旨宣下民壅隔之情

文帝元嘉三年正月誅司徒徐羨之等分遣大使巡行天下通直散騎嘗侍表滄司徒左西掾孔邈使揚州尚書三公郎陸子真起部郎甄法崇使荊州員外

散騎嘗侍范雍司徒主簿龐遵使南兗州前尚書右丞孔默使南北二豫州撫軍參軍王欽之使徐州冗從僕射車宗使青兗州國子博士裴松之使湘州尚書殿中郎阮長之使雍州前竟陵太守殷道鸞使益州員外散騎嘗侍李耽之使廣州郎中殷斌使梁州南秦州前員外散騎侍郎阮園容使交州駙馬都尉奉朝請潘思先使寧州並兼散騎嘗侍班宣詔書曰昔王者巡功羣后述職不然則有存省之禮聘覘之規所以觀民立政命事考績上下偕通遐邇咸被故能功昭長世道歷遠年朕以寡暗屬承洪業寅畏在

位昧于治道夕惕惟憂如臨深谷懼國俗凌顛民風凋僞青厲違和水旱傷業雖躬勤庶事思弘攸宜而機務惟殷顧循多闕政刑垂謬未獲具聞豈誠素弗孚使羣心莫盡納隍之愧在予一人以歲時多難王道未一卜征之禮廢而未脩眷彼氓庶無忘攸恤今使兼散騎嘗侍渝等申命四方周行邦邑親見刺史二千石官長申述至誠廣詢治要觀察吏政訪求民隱旌舉操行存問所疾禮俗得失一依周典每各爲書還具條奏俾朕昭然若親覽焉大夫君子其各悉心敬事無隙乃力其有咨謀遠圖謹言中誠陳之使

者無或隱遺方將敬納良規以補其闕勉哉勗之稱
朕意焉

五月乙巳詔曰夫哲王宰世廣達四聰猶巡獄省方
採風觀政所以情僞必審幽遐罔滯王澤無擁九臯
有聞者也朕以寡薄猥纂洪緒雖永念治道志存昧
旦願言傳巖發爽宵昧而丘園之秀藏器未臻物情
民隱尚隔親聽乃眷區域輟寢忘食今氛祲祛蕩宇
內寧宴旌賢弘化於是乎始可遣大使巡行四方其
宰守稱職之良圭華一介之善悉須列奏勿或有遺
若刑獄不卹政治乖謬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其高

年鰥寡幼孤六疾不能自存者可與郡縣優量賑給
博採輿誦廣納嘉謀務盡銜命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八年閏六月揚州旱乙巳遣侍御史省獄訟申調役
九年六月詔曰益梁交廣境域幽遐治宜物情或多
偏擁可更遣大使巡求民瘼
十二年東諸郡大水人民饑饉吳義興及吳郡之錢
塘升光三百以司徒左西掾州治中從事史沈演之
及尚書祠部郎江邃並兼散騎嘗侍巡行拯恤許以
便宜從事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卽位五月庚辰詔曰天步

艱難國道用否雖基構永固而氣數時愆朕以耿身
奄承皇業奉尋曆命鑒寢震懷萬邦風政人治之本
感念凌替若疚在心可分遣大使巡省方俗
閏六月遣兼散騎嘗侍樂詢等十五人巡行風俗
明帝泰始元年十二月卽位詔曰朕龕亂寧民屬膺
景祚鴻製初造革道維新而國故頻罹仁澤偏壅每
鑒昧疚心罔識攸濟巡方問俗弘政所先可分遣大
使廣求民瘼考守宰之良採衡閭之善若獄犴淹枉
傷民害教者具以事聞鰥寡孤獨癘殘六疾不能自
存者郡縣優量賑給貞婦孝子高行力田詳悉條奏

博詢輿誦廣納嘉謀每盡皇華之旨俾若朕親覽焉
三年八月丙午遣吏部尚書褚淵慰勞緣淮將帥隨
宜量賜

後廢帝以秦豫元年四月卽位六月壬辰詔曰夫興
王經制定先民隱方求廣教刑於四維朕以玆眇夙
膺寶曆永言民政未接聽覽眷言乃顧無忘鑒寢可
遣大使分行四方觀採風謠問其疾苦今民間有法
不便俗者悉各條奏若守宰威惠可紀廉勤允著依
事騰聞如獄訟誣枉職事紕繆惰公存私害民利已
者無或隱昧廣納芻輿之議博求獻藝之規巡省之

道務令精治深簡行識俾若朕親覽焉

元憲元年九月壬午詔曰國賦我稅蓋有嘗品徃屬
戎難務先軍實徵課之宜或乘徃昔淮湘江州糧運
偏積調役旣繁庶徒彌擾因循權政容有未革民單
力弊歲月逾甚永言矜歎情兼宵寢可遣使到所明
加詳察其輸違舊令役非公限者並卽蠲改具條以
聞

南齊大祖建元元年四月卽位五月丙辰詔遣大使
分行四方遣兼散騎嘗侍十二人巡行四方以交寧
道遠不遣使

二年二月遣大使巡憫淮淝徐豫邊民尤貧遘難者
刺史二千石量加賑卹又遣右衛將軍給事中呂安
國出司州案集民戶詔曰郢司之間流雜繁廣宜並
加區判定其隸屬叅詳兩州事無專任安國可覲徃
經理

三年十二月命散騎嘗侍虞炎等十二人巡行諸州
郡觀省風俗焉

海陵王以延興元年七月丁酉卽位八月甲辰詔遣
大使巡行風俗

梁高祖天建元年四月卽位詔曰觀風省俗哲后弘

規狩岳巡方明王盛軌所以重華在上五品聿修文
命肇基四載斯履故能物色幽微耳目屠鈞致王道
於緝熙被淳風於遐邇朕以寡薄昧于治方籍代終
之運當握符之重取鑒前古懷若馭朽思所以振民
育德去殺勝殘解網更張置之仁壽而明慙昭遠智
不周物兼以歲之不易未遑卜征興言夕惕無忘鑒
寐可分遣內侍周省四方觀政聽謠訪賢舉滯其有
田野不闢獄訟無章忘公徇私侵漁是務者悉隨事
以聞若懷寶迷邦蘊竒待價蓄響藏真不求聞達並
係名騰奏罔或遺隱使輪軒所屆如朕親覽焉

三年六月詔曰昔哲王之宰世也每歲下征躬事巡
省民俗政刑罔不畢達末代風彫久曠茲典雖欲肆
遠忘勞究臨幽仄而居今行古事未易從所以日晏
踟躕情同再撫總攬九州遠近人庶或川路幽遐或
貧羸老疾懷寃抱理莫繇自申所以東海匹婦致災
邦國西土孤魂登樓請訴念此于懷中夜太息可分
將命巡行州部其有深寃鉅害抑鬱無歸聽詣使者
依原自列庶以矜隱之念昭被四方邊聽遠聞事均
親覽

敬帝太平元年二月以東土經杜龕張彪抄暴遣大

使巡省

陳武帝永定元年十月乙亥卽位已卯分遣大使宣勞四方下璽書勅州郡曰夫四王革代商周所以應天五勝相推軒義所以當運梁德不造喪亂積年東夏沸騰西都蕩覆蕭勃干紀非惟趙倫侯景滔天踰於劉載貞陽反篡賦約連兵江左累屬於鮮卑金陵久非於梁國自有氤氳混沌之世龍圖鳳紀之前東漢興平之初西朝永嘉之亂天下分離未能若於梁朝者也朕以虛薄屬當興運自昔登庸首清諸越降間浪汨靡不征行浮海乘山所在戡定冒愆風塵騁

馳師旅六延梁祀十剪強寇豈曰人謀皆繇天啓梁氏以天祿斯改期運永終欽若唐虞推其鼎玉朕東西退讓拜手陳辭避舜子於箕山之陽求支伯於滄洲之野而公卿敦逼率土翹惶天命難稽遂享嘉祥今月乙亥升禮太壇言念遷桐但有慙德自梁氏將末頽月亢陽大運斯終秋霖奄降翌日成禮圓丘宿設埃雲晚霽尾象夜張朝景重輪泣三危之膏露晨光合璧帶五色之卿雲碩惟寡薄爾慙休祉昧旦丕顯方思至治卿等擁旄方岳相任股肱剖符名守方寄恤隱玉曆惟新命有所慶想深求民瘼務在廉平

慶惠以撫孤貧威刑以禦狡猾若有萑蒲之盜或犯戎商山谷之首擅強幽險皆從肆赦咸使知聞如或迷途俾在無貸今遣使人具宣往旨念思善政副此虛懷

時熊曇朗在豫章周廻在臨川留異在東陽陳寶應在晉安共相連結閩中豪帥互相自保帝患之令黃門侍郎蕭乾往諭之謂曰陸賈南征趙佗歸順隨何奉使黠布來臣追想清風髣髴在目卿宜勉建以名不煩更勞師旅乾至示以逆順所在歸附

文帝天嘉元年正月分遣使者宣勞四方

二月遣使老齋糧璽書宣勞四方

宣帝大建元年正月分命大使巡行四方觀省風俗

二年六月分遣大使巡行州郡省理冤屈

六年四月詔曰戢情懷善有國之令圖拯弊救危聖範之通訓近命師薄伐義在濟民青齊舊隸膠光部落久患凶戾爭歸有道弃彼農桑忘其衣食而大軍未接中途止憇荆山黃郭車營布滿扶老携幼蓬流草拔既喪其本業咸事遊手饑饉病疾不免流離可遣大使精加澍撫仍出陽平倉穀拯其懸罄并充糧種勸課士女隨近耕種石鼈等屯適意修墾

後主至德二年正月分遣大使巡省風俗

東魏孝靜帝天平元年十二月遣侍中封隆之等五人為大使巡諭天下

三年十一月詔遣使巡簡河北移饑人

興和元年六月以尚書左僕射司馬子如為山東黜陟大使

北齊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戊午即位辛未遣大使於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嚴勅長吏屬以廉平興利除害務存安靜若法有不便於時政有未盡於事者具條得失還以聞奏

遣李獎等八人充大使巡省方俗問民疾苦

廢帝以天保十年十月即位十一月分命使者巡省四方求政得失省察風俗問民疾苦

孝昭帝以皇建元年八月壬午即位壬辰詔分遣大

使巡省四方觀察風俗問民疾苦考求得失搜訪賢良

武成帝以太寧元年十一月即位詔大使巡行天下求政善惡問人疾苦擢進賢良

河清三年九月詔遣十二使巡行水潦免其租調後主天統五年七月詔使巡省河北諸州無雨處境內偏旱者優免租調

梁太祖乾化元年十二月命大理卿王鄩使于安南左散騎嘗侍吳藹使于朗州皆以旌節官告錫之也又命將作少監姜弘道為朗州旌節官告使副

册府元龜 命使 卷之三百十三

册府元龜

册府元龜 命使 卷之三百十三

册府元龜

淮南李嗣京叅閱

西極文翔鳳訂正

豫章黃國琦較釋

閏位部 三十三

權略 訓兵

權略

夫濟多難建大業安反側集事機蓋有任夫權謀者
焉故其智不足以仲尼之所非以奇用兵老氏之攸
述而况天保未定世故糾紛專據一方抗衡上國或

經綸伊始戰鬪未寧或維御方物統制斯在乃有反
乎嘗道奮乎英畧理絕於侔揣事等於符契終能成
經世之務申除惡之志應變之術良可稱焉雖復捨
正從譎受譏於春秋其於反權合道有濟乎當世易
之見幾而作傳之好謀而成者皆是之謂矣

蜀先主初在吳時益州牧劉璋綱維頹弛周瑜其寧
並勸孫權取蜀權以咨先主先主內欲自規乃偽報
曰備與璋託為宗室冀憑英靈以輔漢朝今璋得罪
左右備獨竦懼非所敢聞願加寬貸若不獲請備當
放髮歸於山林後先主西圖璋留關羽守權曰猾虜

乃敢挾詐

初魏太祖始征柳城先主說劉表使襲許

表不從及太祖還表謂先主曰不用君言
故失此大會也先主曰今天下分裂日尋干戈事會
之來豈有終極乎若能應之於後者則此未足為恨
也

先主既得成都曹公自長安舉眾南征先主逢策
之曰曹雖來無能為也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
主斂眾拒險終不交鋒積月不拔亡者日多夏曹公
果引軍還先主遂有漢中

吳大帝初為吳侯漢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出濡須
作油船夜渡洲上權以水軍圍取得三千餘人其沒
溺者亦數千人權數挑戰公堅守不出權乃自來乘
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為是挑戰者欲擊

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耳勅軍中皆嚴精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罷伏軍伍整肅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二十四年劉備將關羽圍樊襄陽偏將軍全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權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擒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二十五年魏文帝受漢禪權聞魏受禪而劉備稱帝乃呼問知星者已分野中星氣何如遂有僭

意而以位次尚少無以威衆又欲先卑而後踞之爲卑則可以假寵後踞則必致討然後可以怒衆衆怒然後可以自大故深絕蜀而專事魏魏封權爲吳王羣臣議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應受魏封權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拜漢王此蓋時宜耳復何損耶遂受之又魏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楷往與盟誓并徵任子權辭讓不受魏以命曹休張遼臧霸出洞口曹仁出濡須曹真夏侯尚張郃徐晃圍南郡權遣呂範等督五軍以舟軍拒休等諸葛瑾潘璋楊燦救南郡朱桓以濡須督拒仁時楊越蠻

夷多未平集內難未弭故權卑辭上書求自改厲若
 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良人乞寄命交州
 以終餘年魏文帝報曰君生於擾攘之際本有從橫
 之志降身奉國以享茲祚自君策名以來貢獻盈路
 討備之功國朝仰成埋而掘之古人之所耻國語云
 狸埋之
 狸掘之是以無成功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廊廟之議王者所不得專三公上君過失皆有本末
 朕以不明雖以曾母投杼之疑猶冀言者不信以為
 國福故先遣使者犒勞又遣尚書侍中踐修前言以
 定任子君遂設辭不欲使進議者恠之又前都尉浩

周勸君遣子仍實朝臣交謀以此卜君君果有辭外
 引隗囂遣子不終內喻竇融守忠而已世殊時異人
 各有心浩周之還口陳指麾益令議者發明衆嫌終
 始之本無所據杖故遂俛仰從郡臣令省議上事欵
 誠深至心用慨然悽愴動容即日下詔勅諸君但深
 溝高壘不得妄進若君必効忠節以解疑議登身朝
 到夕召兵還此言之誠有如大江魏畧曰浩周字孔
 異上黨人建安中
 仕為蕭令至徐州刺史後領護于禁軍軍沒為關羽
 所得權襲羽并得周甚禮之及文帝即王位權乃遣
 周為歲魏王曰昔討關羽獲于將軍即白先王當發
 遣之此乃奉欵之心不言而發先王未深留意而謂
 權中間復有異圖愚情悽悽用未果決遂值先王委
 離國祚殿下承統下情始通公私契濶未獲備舉是

令本誓未即昭顯梁寓傳命委曲周至深知殿下以
 為意望權之赤心不敢有他願垂明恕保權所執謹
 遣浩周東里袞至情至實皆周等所具又曰權本性
 空薄文武不昭昔承父兄成君之緒得為先王所見
 獎飾遂因國恩綏撫東上而中間寡憲庶事不明畏
 威忘德所取重戾先王恩仁不忍選棄既釋其宿罪
 且明開信雖致命虜庭梟獲闕功効淺薄未報萬
 一事業未寃先王即世陛下踐祚威仁流邁私懷情
 願未蒙炤察梁寓來到具知陛下不遂疏遠必欲撫
 錄追本先緒權之得此欣然踴躍心開目明不勝其
 慶權世受寵遇分義深篤今日之事永執一心推察
 樓樓重垂台覆又曰先王以權推誠已驗軍當永遠
 故除合肥之守著南北之信令權長驅不復後顧近
 得守將周泰全琮等白事過月六日有馬步七百徑
 到橫江又篤將馬和復將四百人進到君巢琮等聞
 有兵馬渡江視之為兵馬所擊臨時交鋒大相殺傷
 卒得此間情用恐懼權實在遠不預聞知約勅無素
 敢謝其罪又聞張征東朱橫海今復還合肥先王盟
 要絲來未久且權自度未獲罪寡不審今者何以發
 兵卒軍遠次事業未訖甫當為國討除賊備重聞斯

問深使失圖凡遠人所侍在於明信願殿下克卒前
 分開示坦然使權誓命得卒本規凡所願言周等所
 當傳也初東里袞為于禁軍司馬前與周俱沒又俱
 還到有詔皆見之帝問周等周以為權必臣服而東
 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為有以知之是歲
 冬魏王受漢禪遣使以權為吳王詔使周與使者俱
 往周既致詔命時與權私宴謂權曰陛下未信王遣
 子入侍也周以闔門百口明之權因謂周曰浩孔異
 卿乃以舉家百口保我我當何言耶遂流涕沾襟及
 與周別又指天為誓周還之後權不遣子而設辭帝
 乃久留其使到八月權上書謝又與周書曰自道路
 開通不怠修意既新奉國命加知起居假歸河北故
 使倩問不獲果至望想之勞曷云其已孤以空閣分
 信不昭中間招罪以取棄絕幸蒙國恩復見赦宥喜
 乎與君克卒本圖傳不云乎雖不能始善終可也又
 曰昔君之來欲令遣子入侍于時傾心歡以承命徒
 以登年幼欲假年歲之間耳而赤心未蒙昭信遂見
 討責嘗用慙怖自傾國恩復加開導忘其前愆取其
 後效喜得因此尋竟本誓前以有表具說遣子之意
 想君假還已知之也又曰今子當入侍而未有其耦

冊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三百一十四

昔君念之以為可上連綴宗室若夏侯氏雖中間自棄嘗奉職在心當垂宿念為之先後使獲孳龍附翼承自固定其為分惠豈有量哉如是欲遺孫長緒與小兒俱入奉行禮聘成之在君又曰小兒年弱如教訓不足念當與別為之緬然父子恩情豈有已耶又欲遺張子布追輔護之孤性無餘凡所欲為令盡宣布惟恐赤心不克暢達是以俱為君說之宜明所以於是詔曰權前對浩周自陳不敢自遠樂于委質長為外臣又前後辭旨頭尾擊地鼠子自知不能保兩許地也又今與周書請以十二月遣子復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子俱來彼二人皆權股肱心腹也又欲為子於京師求婦此權無異心之明效也帝既信權其言且謂周為得其真而權但華偽竟無遺子意自是之後帝既彰權罪周亦見陳遠終身不用

遂改年臨江拒守黃武二年八月魏文帝在廣陵吳人大駭權乃臨江為疑城自石頭至于江乘車以木楯表以葦席加采飾焉一夕而成魏人自江西望甚

憚之遂退軍

孫休永安元年大將軍孫綝秉政一門五侯皆典禁兵權傾人主有所陳述敬而不違於是益恣休恐其有變數加賞賜十一月丙申詔曰大將軍忠款內發首建大計以安社稷卿士內外咸贊其議並有勲勞昔霍光定計百寮同心無復是過亟案前日與議定等告廟人各依故事應加爵位者促施行之戊戌詔曰大將軍掌中外諸軍事統多煩其加衛將軍御史大夫恩侍中與大將軍分省諸事恩者綝之弟頃之休聞綝逆謀陰與張布圖計十二月戊辰臘百寮朝賀

公卿升殿詔武士縛絀卽伏誅

宋高祖武帝初叅劉牢之軍事孫恩頻攻句章帝屢摧破之恩復走入海三月恩北出海鹽帝追而翼之築城于海鹽故治賊日來攻城城內兵力甚弱帝乃選敢死之士百人咸脫甲冑執短兵並鼓噪而出賊震懼奪氣因其懼而奔之並棄甲散走斬其大帥姚盛雖連戰剋勝然衆寡不敵帝深獨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晨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遙問劉裕所在日夜已走矣賊信之乃率衆大上帝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恩知城不可下乃進向滬瀆帝復

棄城追之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爲前驅帝曰賊兵甚精以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破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是夜裕多設伏兵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旣交諸伏皆出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退嗣之追奔爲賊所沒帝且戰且退賊盛所領死傷且盡帝慮不免至何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帝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爲然乃引軍去帝徐歸然後散兵稍集

南齊太祖初迎立順帝平西將軍鄧州刺史黃回與

司徒袁粲相結舉事粲據石頭回頓新亭聞石頭鼓噪率兵來赴之朱雀航有戍軍受節度不聽夜過會石頭已平因稱救援太祖知而不言撫之甚厚遣回西上流滄告別後終誅之回弟駟及從弟馬兄子奴亡逸太祖與征虜將軍王廣之書曰黃回雖有微勲而罪過轉不可容近遂啓請御大小二輿爲刺史服飾吾乃不惜爲啓聞正恐得輿復求畫輪車此外罪不可勝數弟自悉之今啓依法令廣之於江西搜捕駟等

薛淵爲冠軍將軍魏遣薛道標寇壽春帝以道標淵之親近勅齊郡太守劉懷慰曰聞道標兒婦並在都與諸弟無復同生者凡此類可多方誤之縱不全信足使豺狼疑惑令爲淵書與道標示購之意魏得書果追道標遣他將代之

武帝不豫時後魏侵邊帝慮朝野憂惶乃力疾召樂府奏正聲伎

梁高祖義師起陳伯之爲齊冠軍據尋陽以距義師及衆軍次尋陽然後歸附與衆俱下伯之頓離門尋進西明門建康城未平每降人出伯之輒喚與耳語高祖恐其後懷讎覆密語伯之曰聞城中甚忿卿舉

江州降欲遣刺客中卿宜以爲慮伯之未之信會東
昏將鄭伯倫降高祖使伯倫過伯之謂曰城中甚忿
欲遣信誘卿以封賞湏卿復降當生割卿手脚卿若
不降復遣刺客殺卿宜深爲備伯之懼自是無異志
矣力戰有功

呂增珍爲前軍將軍直殿省孫文川等作亂進燒尚
書省及閣道雲龍僧珍師羽林兵邀擊不能却高祖
戎服御前殿謂僧珍曰賊夜來是衆少曉則走矣命
打五鼓賊謂已曉乃散官軍捕文川斬于東市
北齊神武性深密高岸終日儼然人不能測機權之

際變化若神至於軍國大略獨運懷抱文武將吏罕
有豫之諸將出討奉行方略罔不克捷違失指畫多
致奔亡初高祖雖內有遠圖而外迹未見爾朱羽生
爲殷州刺史高祖密遣李元忠舉兵逼其城令乾率
衆僞往救之乾遂輕騎入見羽生與指畫軍計羽生
與乾俱出因擒之遂平殷州

文襄東魏孝靖帝武定中爲大將軍時侯景據河南
反令韓軌討之不克文襄欲間景於梁又與景書而
謬其辭云本使景陽叛欲與圖西西人知之故景更
以圖南爲事漏其書於梁梁人亦不之信

朱梁太祖乾寧中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太原時李克用遣大將李存信率師赴之假道於魏屯於莘縣存信御軍無法稍侵魏之芻牧羅弘信不平之太祖因遣使謂弘信曰太原志吞河朔迴戈之日貴道堪憂弘信懼乃歸款於太祖仍出師三萬攻李存信敗之未幾李克用領兵攻魏營於觀音門外屬邑多拔太祖遣葛從周援之戰於洹水擒克用男落落以獻太祖令送於弘信斬之晉軍乃退是時太祖方圖兗鄆慮弘信離貳每歲時賂遺必卑辭厚禮弘信每有答貺太祖必對魏使北面拜而受之曰六兄比予有

倍年之長兄弟之國安得以嘗隣遇之故弘信以爲厚已

開平五年二月以蔡州順化軍指揮使王存儼權知軍州事蔡人士習叛逆刺史張慎思又裒歛無狀帝追慎思至京而久未命代右廂指揮使劉行琮乘虛作亂因縱火驅擁爲度淮計存儼誅行琮而撫遏其衆都將鄭遵與其下奉存儼爲主而以衆情馳奏時東京留守博王友文不先請遂討其亂兵至鄆陵上聞之曰誅行琮功也然存儼方懼若臨之以兵蔡必速飛矣遂馳使還軍而擢授存儼蔡人安之

乾化元年以權知輝州事前鄆州支使簡較金部郎中段知新爲輝州刺史仍進階超至銀青光祿大夫進官超至簡較工部尚書武威郡開國男食邑三百戶帝英果迅邁顧事之繇于司存者皆逶迤不速意甚惡之况肇樹丕構方以肥養生物惣一赤縣爲念故戎將之超寵異數咸宜發宸旨靡繇宰司用之以激諸勇毅冀夫急效亦王者之權道也

末帝貞明初租庸使趙巖租庸判官邵贊獻議於帝曰魏博六州精兵數萬蠹害唐室百有餘年羅紹威前恭後倨太祖每深含怒太祖口未屬纘師厚卽肆

陰謀蓋以地廣兵彊得肆其志不如分割使如身使臂卽無不從也陛下不以此時制之寧知後之人不爲師厚邪若分割相魏爲兩鎮則朝廷無北顧之患矣帝曰善詔以平盧軍節度使賀德倫爲天雄軍節度使遣劉鄩率兵六萬屯河朔詔曰分疆裂土雖賞勲勞建節屯師亦從機便比者魏博一鎮巡屬六州爲河朔之大藩實國家之巨屏所分憂寄允爲重難將叶事機頃期通濟但緣鎮定賊境最爲魏博親隣其次相衛兩州皆控澤潞山口兩道並連於并晉分頭常寇於魏封旣頃日有枝梧未若俱分節制免勞

兵力困奔命於兩途稍泰人心俾安居於終日其相
州宜建節爲昭德軍以澶衛兩州爲屬郡以張筠爲
相州節度使

訓兵

傳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講武事周禮
大司馬之職掌仲春教振旅皆所以訓戎政而簡軍
實也自江左建國以逮夫宋梁莫不循經武之制舉
治之典或考禮於前代或寓令於游畋或閱水戰之
備或參華戎之選至 迺躬秉武節以明乎申律近
處禁園聿勤於肄習繇是少長有敘卒乘競勸允符

申儆之義以成式遏之業故仲尼有言曰以不教民
戰是謂棄之斯可監也已

吳廢帝亮始親政事時孫綝專政亮乃取兵子弟年
十八已下十五已上得三千餘人選大將子弟年少
有勇力者爲之將帥亮曰吾立此軍欲與之俱長日
於苑中習焉

宋太祖在位依故事肄習衆軍兼用漢魏之禮其後
講武於宣武堂

文帝元嘉五年正月臨玄武館閱武
十六年正月戊寅於北郊閱武

二十年二月於白下閱武
二十五年二月詔曰安不忘危經世之所同治兵教
戰有國之嘗典故服訓明耻然後少長知禁頃戎政
雖修而號令未審今宣武塲始成便可克日大習衆
軍當因郊獵肄武講事

閏二月大蒐於宣武塲主者奉詔列奉申攝克日較
獵百官備辨設行宮殿便坐於武帳罔設王公百官
便坐慢省如嘗儀設南北左右四行旌門建獲旗以
表獲車殿中郎一人典獲車主者二人收禽吏二十
四人配獲車十二兩較獵之官若袴褶有帶武冠者

脫冠者上纓二品以上擁刀備槊麾幡三品以下帶
刀皆騎乘將領部曲先獵一日遣屯布同領軍將軍
一人督右甄護軍將軍一人督左甄大司馬一人居
中廻董正諸軍悉受節度殿中郎率獲車部曲在司
馬之後尚書僕射都官尚書五兵尚書左右丞都官
諸曹郎令史都官諸曹令史幹蘭臺治書侍御史曹
令史諸曹令史幹督攝糾司較獵非違至日會於宣
武塲列爲重圍設留守鎮街位於雲龍門外內官道
南以西爲上設從官位於雲龍門內大官階北小官
階南以西爲上設先置官位於行止車門外官道東

以北爲上設先置官還位於廣莫門外道之東西以南爲上較獵日平旦正直侍中奏中嚴上水一刻奏搥一鼓爲一嚴上水二刻奏搥二鼓爲再嚴殿中侍御史奏聞東中華雲龍門引仗爲水駕鹵簿百官非較獵之官著朱服集列廣莫門外應還省者還省留守填街後部從官就位前部從官依鹵簿先置官先行上水三刻奏搥三鼓爲三嚴上水四刻奏外辨正次直侍中散騎嘗侍給事黃門侍郎軍較劍履進夾上閤正直侍郎負璽通事令史帶龜印中書之印上水五刻皇帝出著黑介幘單衣乘輦正直侍中負璽

陪乘不帶劍殿中侍御史督攝黃麾以內次直侍中中次直黃門侍郎護駕在前又次直侍中佩信璽與正直黃門侍郎從護駕在後不鳴鼓角不得誼譁以次引出警蹕如嘗儀車駕出贊陞者再拜皇太子入守車駕將至威儀唱引先置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行殿前廻輦正直侍中跪奏降輦次直侍中再拜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皇帝降輦登御座侍臣升殿直衛鞞戟虎賁毛頭文衣鷲尾以次列階正直侍中奏解嚴先置從駕百官還便坐幔省帝若躬親射禽變御戎服內外從官以及虎賁悉變服如較獵

儀鞞戟抄鞞以備武衛黃麾內外從入圍裏列置部
典廣張甄圍旗鼓相望銜枚而進甄周圍會督甄令
史奔騎號法施令春禽懷孕蒐而不射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不射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不射甄
會大司馬鳴鼓蹙圍衆軍鼓噪警角至武塲止大司
馬屯旌門二甄帥屯左右旌門殿中中郎率護軍部
曲入次北旌門內之右皇帝從南旌門入射禽謁者
以護車收載還陳於獲旗北王公以下以次射禽各
送詣獲旗下付收禽主者事畢大司馬鳴鼓解圍復
屯殿中郎率其屬收禽以實獲車充庖厨列言統曹

正厨置樽酒俎肉于中達以犒饗較獵衆軍再哺正
直侍中奏嚴從官還著朱服鞞戟復鞞再嚴先置官
先還三嚴後二刻正直侍中奏外辦皇帝著黑介幘
單衣正次直侍中散騎嘗侍給事黃門侍郎軍較進
夾御正直侍中跪奏還宮次直侍郎稱制曰可正直
侍中俛伏起棄輿登輦還衛從如嘗儀夫司馬鳴鼓
散屯以次就舍車駕將至威儀唱引留守填街先置
前部從官就位再拜車駕至殿前迴輦正直侍中跪
奏降輦次直侍中稱制曰可正直侍中俛伏起乘輿
降入正直次直侍中散騎嘗侍給事黃門侍郎散騎

侍郎軍較從至閣亦如嘗儀正直侍郎奏解嚴

孝武孝建二年九月丁亥於宣武場閱武

大明五年二月閱武詔曰昔人稱人道何先於兵爲

首雖淹紀勿用忘之必危朕以聽覽餘閒因時講事

坐作有儀進退無爽軍幢以下普量班錫

七年正月詔曰春蒐之禮著自周令講事之誥書于

魯史所以昭宣德度示民軌則今歲稔氣榮中外寧

晏當因農隙葺是舊章可克日於玄武湖大閱水師

并巡江右講武較獵十月戊申幸南豫州癸巳習水

軍於梁山

南齊武帝永明二年八月幸玄武湖講武

四月正月幸宣武堂講武詔曰今親閱六師少長有

禮領馭羣帥可量班賜

六年九月幸琅邪城講武習水步軍

九年九月幸琅邪城講武觀者傾都普頒酒肉

十年十月幸玄武湖講武

梁武帝大同四年九月閱武于樂遊苑

陳文帝天嘉元年八月幸正陽堂閱武

宣帝大建十一年八月丁卯幸大壯觀大閱武命都

督任忠領步騎十萬陣於玄武湖都督陳景領樓艦

五百出于瓜步江帝登玄武門歡宴羣臣以觀之因幸樂遊苑仍重幸大壯觀集衆軍振旅而還戊寅還宮

後主至德四年九月甲午幸玄武湖肄艦艦閱武北齊文宣帝受魏禪多所創革六坊之內從者更加簡練每一人必當百人任其臨陣必死然後取之謂之百保鮮卑又簡華人之勇力絕倫者謂之勇士以備邊要

梁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幸繁臺因農隙以講武事二年三月幸澤州甲申登東北隅逍遙樓蒐閱騎乘

旌甲蒲野

七月幸高僧臺閱禁衛六軍

十一月出開明門登高僧臺閱兵

三年三月幸右軍舊杏園講武

十一月幸榆林坡閱兵教諸都馬步兵

四年正月帝出師子門至榆林坡下閱教

二月帝出師子門幸榆林東北坡教諸軍兵事

十月幸開化閣大閱軍實

十二月親闕禁軍命格闕于教馬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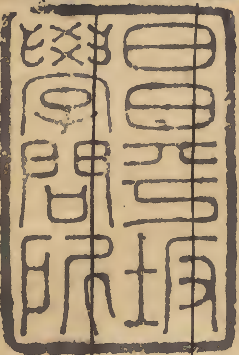
乾化元年八月庚申幸保寧殿闕天興控鶴兵事軍

使將較各有賜丙子閱四番將軍及親衛兵士於天津橋南至龍門廣化寺戊寅幸興安鞠場大教閱帝自指麾無不踊拚坐作進退聲振宮掖

十月帝北征駐蹕相州癸丑閱武於州闔之南樓丙子帝御城東教場閱兵諸軍都指揮北面招討使太子尉楊師厚總領鐵馬步甲十萬廣亘十數里陳焉士卒之雄銳部隊之嚴肅旌旗之雜選戈甲之炤耀屹若山嶽勢動天地帝甚悅焉即命丞相洎文武從臣列侍賜食逮晚方歸

二年三月甲午幸貝州之東闔閱武乙未帝復幸東

闔閱騎軍



册府元龜

冊府元龜 閏位部

卷之二百一十四

十八

